

“城中村”改造,镇镇改造,泰城的脚步一步步向周边蔓延,平房里的农民也因此搬进楼房,享受城市化带来的身份变迁和生活的改变。十年前,这一变迁和改造就开始在泰城周边的农民身上发生;十年后,高楼彻底取代平房,农民变成了居民,然而老一辈人身上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农村味道,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思想意识……

城市里的村庄味

本报记者 王世腾 周倩倩 李兆辉

镜头一

绿化带中的“责任田”

10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泰城东岳大街的银河小区,小区的绿化带俨然成了菜园。绿化带中间的空地上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包括大葱、南瓜、丝瓜、小白菜等。空地被划分成几块,有的还在旁边插上一圈竹竿,从外面看,就像是一块一块的责任田。今年60岁的小区居民陈大爷对记者说:“过去住在农村,拾掇我一亩地就是最大的乐趣。”回忆起过去的日子,陈大爷说,虽然也是起早贪黑的,但是觉得每天都有点事儿做。那个时候条件不好,也挺羡慕城市里住楼房的。后来村子拆迁改造,他也住上了小高楼,却发现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一睁眼看不到自己的庄稼,就跟丢了魂似的,天天没着没落的,不知道干什么好。”陈大爷指着绿化带里的一小片绿油油的小白菜对记者说:“这是我最近刚栽的,家里炒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幸亏还有这么一小片地,我还能种点大葱、小白菜。有时候就搬个凳子坐在楼下这么看着。”

小区里没有空地,那就开发路边的空地。这是凤台村很多居民的做法。在老泰莱路与凤台路交汇处,路边空地上被人开辟出一块块方形的“农田”,虽然每一块“农田”不足一平方米却种着各种蔬菜,有的还种了玉米。“上世纪90年代,村里旧村改造把地都征用了,现在只能在这些空地上种上点菜和庄稼。”路边正在割韭菜的李建国说,1997年村里旧村改造后,家里的三分地被征用建起了高楼,自己的草房也翻盖成了三层小楼。没了地的李建国每个月依靠沿街开的一家超市,生活很富足,可他仍然向往原来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日子。

在一些旧村改造项目中,少数农田没有被征用的居民,反而成了其他居民羡慕的对象。原陈家洪沟村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娘家的田地被划入征用范围,所以她家种的玉米便成了“抢手货”,每年到了收获季节,附近居民都会拿着面去换些玉米吃。

镜头二

小区里的“鸡飞狗跳”

“你是记者吗?你去我们小区看看吧,太没素质了。”在温泉路北段,几位正在借道庵小学门口等孩子放学的老人向记者诉苦,小区里面很多老人在绿化带里种菜养鸡,“都是和我们一样一把年纪的老人,他要是光在绿化带里种菜也就算了,反正都是绿色植物,可养鸡就很讨厌了。”一位老太太说,每天大清早都要听到公鸡打鸣,影响睡眠。旁边一位老太太还凑过来说,他们小区居然还有老人习惯在绿化带上上厕所,影响非常不好。“你说这些人都住进小区这么多年了,以前那些农村的生活习惯怎么就是改不了呢!”这位老太太说。

在东岳大街花园小区里,记者也见到有居民在绿化带里养鸡。一个绿色的网子围成的鸡圈里有七只黑色的

鸡正在争抢饲料。记者找到了养鸡的宋先生,他认为绿化带闲着,不如利用起来。“现在鸡肉价格这么贵,自己养鸡省钱,吃得也放心。”宋先生说,门前养鸡也是闲来无事可做才找出的消遣方式。每天早晨,宋先生都会从菜市场上买点蔬菜,然后拿回家将其切碎,喂给鸡吃。

在记者走访中,还发现有些小区居民习惯散养家犬。大佛寺小区门口的垃圾堆,每天都有几只小狗在里面翻找食物,小区里有一栋楼下还有人搭了个狗窝。一位走出小区的女士说,每天夜里小区都有几只狗到处乱跑,晚上下班回家总是很害怕。“这个小区才盖起来没多久,以前这里就是个村庄,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狗,后来搬进楼房了,狗就散养在楼下了。”这位女士说。

镜头三

楼底下干农活的市民

8年前,泰安南部高新区的龙泉小区进入旧村改造的进程,辖区内七八个村的平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每户都获得了不止一套房子,人人摆脱了农民身份,获得了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环境。从小区外面看,漂亮的楼房中间摆起了水果摊,很多人在门头房里开了小餐馆,村民摇身变成了个体户,小区广场上还有人跳健身舞。可当记者信步走进小区,却依然感觉到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8年的楼房生活,便捷的公共交通,逐渐繁华的购物环境并未让小区居民变成“城里人”。

在龙泉小区里,记者看到高楼下面零零散散摆着玉米垛,楼道门口,有居民忙着拾掇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豆。几乎每一栋楼下面都有人在劈柴烧水,小区健身设施难见踪影。更让人惊奇的是,当提起自己的身份,几乎每一位小区居民都会把

自己归入已经不复存在的行政村。

正在收集废品的屈大娘告诉记者:“地没了,像我这个年龄也不会有人要我去干活儿,所以拣点废品,补充一下自己和三个孙子的生活费。”屈大娘谈到原有的农田,感慨道:“还是种地好,不用交公粮了,还‘倒给’钱。现在可好,除了一个月100元的补贴,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家住岱北社区的王先生一家已经进城10多年,可他依然保留着对土地的那份向往。作为一个成熟的示范小区,他不能在绿化带里开辟农田,于是就找来了几个大塑料桶,将桶割成两半分别填入泥土,变成了一个大大花盆。在这些大花盆里,王先生种上了韭菜、辣椒。“以前在老家弄蒜苗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现在种点韭菜辣椒每次想吃的时候就摘。”王先生说,每天下午浇水、锄地成为乐此不疲的事情。



龙泉小区很多住宅楼下都“藏”着玉米堆儿、蒜苗堆儿、柴火堆儿,处处“藏”着“庄稼味儿”。李兆辉 摄

村庄味的背后

社区文化滞后于城镇化

记者走访中发现,在小区内种菜、养鸡、养狗的,几乎全部都是老年人,特别是在一些刚刚改造完成的小区,老人们习惯了过去的种种种地的生活模式,又很难从城市生活中找到新的乐趣,寻找适合他们的文化娱乐方式,种种这种看似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显然已成为他们一种无可奈何的替代。

针对城市里出现的这种庄稼味,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社会学家赵振军表示,这种看似不和谐的庄稼味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现状。从深层次来说,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速

度与文化建设、社区建设没有实现同步。包括旧村改造在内,原来靠种庄稼谋生的庄稼人,住上了高楼,但是内心并未摆脱庄稼人的身份。这跟泰安本身较重的农业文明色彩有关系,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构建起相应的文化体系。其实正是一种文化建设滞后的现象,不同文化发展不同步,客观变化进程过快,而制度和相应的文化理念却没有建立。

赵振军建议,改变现状还需要政府加强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具体来讲,可以通过建

立相应的社区文化中心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在“2010-2020年泰安市城市规划”中,预测2020年泰安市总人口将达580万人,市域城市化水平为65.2%,城市规划区的城镇人口到2020年达到28万人。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村庄人口规模为25万人。这意味着在快速的城市扩张步伐中,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要变成“城里人”。如此一来,如何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让农村村民适应城市生活,自觉维护小区环境,提升丰富多彩的小区生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